

双城记

大学同学到香港，为一部两地合拍片开镜，香港编剧香港导演，主演张家辉。她只在香港停留两晚，还有一天要工作，老同学远道而来当然要见面聊天，但更想让她这短短两天中有所收益。她是内地一家电影公司的制片人，我们虽有说不尽的话题，但都没有比她看一场电影更实际。

马上上网查，正值奥斯卡刚颁奖，所有提名得奖的片子一部接一部，提议她看的《战云密报》只剩下两间电影院上映，她很开心说，就这部还没看到。每年奥斯卡的得奖或提名电影，在内地影院未上映之前，专业人士和有办法人士都能提早看到，而且是中文字幕版，不过不是大银幕。

约好时间我们俩同时到达，我看另一部。我的戏还没看完，她已有信息来“真好看，太棒了！”坐在餐厅里，顾不上点菜，也顾不上说电影怎么好看，她先大赞起戏院。这间在尖沙咀的戏院，120港元一张票，应该是香港日场中最贵的。银幕大，光色均衡，音响好，没有手机闪烁，没有人说话……这才是看电影！她赞不绝口地说，我听了

且说看电影

心里暗暗高兴，香港的电影院有一定水准。我有在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看电影的经历。写明“数码放映”，那也不该影像模糊，色彩暗淡，音响过大，最受不了的是，电影院内不开空调，又热又闷，有一次实在忍受不住，出来投诉，一个五十多岁、身形肥胖的女负责人，满脸不悦地回答：“开了，谁说没开？还开到最大了呢！”

内地电影票房年年增长，红火到让全世界都眼红，一部片动不动就收几十亿，让从事这个行业的业界兴奋不已。但电影就要是电影，和在家中看电视、看自拍摄影过程的艰难，不能吸引人们花上百元来买一张票走进戏院。

电影是昂贵艺术，一部电影从动意到拍成，到上映，少说周期两年，长的五年、七年都有，多少人花费多少心血多少金钱才能成片，死人伤人的事时有发生，如此高价的付出，得到的应有回报就是放映。应该让电影院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参观拍摄，明白拍摄过程的艰难，不能输在最后一环，中国电影事业要发达，要与世界接轨，必须管理好戏院，把好看影这一关。

问

一句话是：“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学生都沉默地看着教授，没有人提出问题。教授一言不发地坐着，和学生大眼望小眼的，直到下课钟响起，没有说什么话便离开教室了。第二堂课的时候，教授甫一坐在教师台上，学生便二连三地举手发问，好不热闹！

曾经和几位在学校教书的老师聊起，几乎一致认为，香港的学生，不知道是害羞还是觉得问问题会显出自己的无知，所以有问题问老师的情形少之又少。可是，如果对课文不明白，又不提问，那不等于白学那一门课了吗？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有位在外国读研究所的学生在实验室里不会操作新购回来的仪器，又怕显示自己的无知不敢发问，于是东看西看的才搞清楚怎样使用，但花了不少时间，影响到下一位同学的使用，于是教授毫不客气地对这位研究生说，只要大胆问一下，只显示你几分钟的无知；不问，就是永远的无知。所以，问吧！

随想录

问这个字，在古文中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像《战国策》里的“或以问孟尝君。”意思不是向孟尝君询问，而是告诉孟尝君。像杜甫的诗说：“太常楼船声嘈嘈，问兵剽寇趋下牢。”这里的问字是命令的意思。又如《易经》说的：“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这个问，是探讨。

现代人说的问，通常是询问或请问，像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词说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就是。如果教师问学生有没有问题，那就是准备和学生一起探讨学问了。

台湾有位台湾大学，过年前公开遴选出的校长管闵中，到如今还未获“教育部”批准，还一而再再而三四五六七次故意找问题来刁难，为什么？因为管闵中不是民进党的绿营人士。之所以提起台大的校长事件，是因为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位台大教授。这位教授教的是政治学，第一堂上课时，教授的第

古今谈

到了二十一世纪，有两个新科技，将会改变大国的实力对比。一个是人工智能技术；另一个就是“黑金子”——石墨烯。中国的高速度跃起，与掌握这两个前沿技术有密切的关系。美国说，这些技术都是中国人向美国偷窃来的。

中国人利用黑客技术，进入了美国国防部的网站，截取美国的科学秘密。这种说法，是十足的阿Q精神。老实说，论在互联网上偷窃的技术，美国是世界第1名，如此属实，他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的监视和截取，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永远保存霸主的地位。美国没有什么是值得担心的。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中国投入科研的资金，2017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达到1.76万亿元(人民币)，比2012年增长70.9%，创新能力排名比2012年世界第20位升至2017年第17位。中国科技创新水准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进入三跑并存、领跑并跑日益增多的历史性新阶段。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引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用经济快速发展，有力带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动能成长。

要知道，中国的科学家是世界上各国中最年轻的，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太空科技的科学家，平均岁数为30岁到36岁，而且后备人员充足。中国的科技研究成本很低，1元人民币科学研究费用，超过了美国1美元所取得的效益。美国人说，中国的成本和效益比例，为美国的十倍。不少中国的科学家，隐姓埋名，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财富而奋斗，而是为了民族的振兴而奋斗。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巨大效果。

纳米及石墨烯行业的科研技术和产业，使得中国有机会能够弯道超车。中国可以做出超音速的隐形飞机，超过了音速五倍的洲际导弹和反导弹武器。可以制造出最先进的电动汽车、高速铁路系统。电动汽车是未来十年创造财富最多的产业。现在汽车电池充电8小时，可以走400公里。将来新石墨烯电池可

改变世界的两种最新科技

把数小时的充电时间压缩至短短不到1分钟，就可以走200公里。分析人士认为，未来1分钟快充石墨烯电池实现产业化后，将带来电池产业的变革，从而也促使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革新。

在未来的一个世纪，石墨烯被称为“神奇材料”，科学家甚至预言其将“彻底改变21世纪”。有了这种技术，人类的衣服和配在身上的电子用品，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薄薄的天蚕衣，碰了电流之后，可以变得非常温暖，人类不再需要穿上厚厚的羽绒服。到了夏天，薄薄的一件衣服，通过身上的电池，就可以制造出小型冷气，面对摄氏35度的天气，也非常凉爽。高血压高血糖的人，电子佩戴的医疗器械，好像手表一样，能够为病人释放出适当的药剂量，照顾病人的健康。

微型石墨烯超级电容技术已经取得突破，中国并成功地将其石墨烯透明电极应用于电阻触摸屏上，制造出了7英寸石墨烯触摸屏。中国利用自然环境温度的差别，可以发电，这个装置产生的能量来自周围环境的热量。他们可以提高电流，只需加热溶液，也可用超声波加快铜离子。只依靠周围热量，就可以使他们的石墨烯电池持续运行20天。随着批量化生产以及大尺寸等难题的逐步突破，石墨烯的产业化应用步伐正在加快，基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最先实现商业化应用的领域可能是移动设备、航空航天、新能源电池领域。

这种技术利用到太空飞行器和无人飞机，将可以改变许多武器的形态和功能。未来的十年，5G智能手机制造财富的十年。作为基础材料的石墨烯前景也被看好。有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对手机触摸屏的需求量大概在9.65亿片。韩国三星公司的研究人员也已制造出由多层石墨烯等材料组成的透明可弯曲显示屏，相信大规模商用指日可待。中国很有希望后来居上。石墨烯还应用在海洋防腐、金属防腐、重防腐电脑、智能手机、LED显示屏的散热性能材料，大大改变了有关元件的体积和速度。

此山中

从伦敦抵达巴黎当天，香港媒体传来短讯询问有关已退休23年时装设计大师Hubert de Givenchy生平，原来大师91岁高龄辞世。生老病死任谁都避不了，重要没白过。Givenchy不单单没白过，且非常丰盛兼谦君子形象由始至终。

那时在伦敦念时装设计，最后一年其中一项毕业功课必须前往巴黎参观时装周活动，乱打乱撞得见当年金童子圣罗兰新系列发布，更无端得有机会走进后台与当时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大师匆匆对话，事后更被当时正在拍摄现场实况的BBC摄制团队访问对大师印象及与我们交谈内容……相信那是自己一生首次出现电视屏幕前的记录。后来节目播放，老师、同学、朋友对无名小子奇遇啧啧称奇。

论这次巴黎印象，深刻并非偶然的电视镜头前浮光掠影，而是参观Givenchy的高级订制发布会目睹名师拒绝哗众取宠的设计风格，兼游览大师工作室。指定行程没包括大师现身，却让我们碰上他，更有幸与大师交谈片刻。

Givenchy由始至终保持温文尔雅、贵族背景贵介公子形象，设计亦坚持简约高贵却不失低调创新，作品不被时间洗礼，常青可人。始自二人皆二十多岁，永恒的天使柯德莉夏萍仍凭电影《金枝玉叶》登上影后宝座，却独具慧眼相中那时也未红遍天下，却相互欣

一路走好 Givenchy

赏、合作凡四十载，既是挚友亦为着装策划的Givenchy。

从夏萍往后多套电影的着装，我们亦能捕捉大师的手笔特色；Sarbina、Funny Face、Love in the afternoon、Paris when it sizzles、Charade……尤其《珠光宝气》，他创造了夏萍的外表，也为世人设立衣服模式；至重要、也看似抽象，衣服的气质。

柯德莉夏萍于1993年离世，Givenchy大概感觉设计生涯已无须留恋，1995年做过最后一个系列，将品牌售予LVMH，自此半隐居，与不再属于他的时代，甚至被新一代设计师舞弄下，他已无从辨认自己过去的品牌划下休止符，直至2018年3月13日离世，才被世人将他的历史抖出、重新再认！



Givenchy与一生一世缪斯兼挚友柯德莉夏萍。作者提供

百家廊

雷櫻

台湾作家王鼎钧先生曾说过：“我写回忆录不是写我自己，我是借着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所以才有了回忆录四部曲，是他用“等了一辈子的自由”，写尽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不同于鼎公，《李敖自传》却是一部尽得文采

风流的书生杂记，又不常见的瓜蔓式、跳跃式、花絮体，用五百多个小节将他一生的读书心得、嬉笑怒骂、点滴记忆串联起来，“随时插插吹拂自己”，呈现出一个立体而丰饶的李敖，我从中读懂了他的大人格和“风流”底色，即“在暗室里，我要自造光芒。”

上学时我就读过李敖的书，当时就一个感觉，此人狂傲不凡，风流倜傥；如今再读，是在积蓄三十载人生经验之后再次闯入他的精神世界，恍然间获得另一种视野，另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就是他驾驭苦难的达观，这种认知是他“风流”气场的领悟。“风流是八十当头，能写一本风流自传”，风流是逍遥其内，洒脱其外，用在李敖身上，是“旧道德”与“圣人行”并肩而行。有两件小事令我过目不忘。章孝慈病倒，曾一再约李敖参加东吴音乐会，他拒绝了。“我不参加音乐会的真正理由是不去中正纪念馆，但我不愿伤他心，故不说理由。”没想到一向强悍的李敖如此细心，最叫人感动的是，章孝慈自幼失去母亲，有一天他到李敖家，李敖事先让母亲去街上玩一会儿，“我不愿他看到我有家母，以免使他看了难过。”他骨子里的柔情与悲悯叫人为之动容。

另一件小事，在李敖的书房中，放着许景澄的照片，他说道，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最凄惨的遭遇，莫过于自己生命的牺牲。“这一牺牲，尚不是指屈原的沉江、梁济的天坝、王国维的投湖，或是朱湘、老舍的赴水，因为这些死亡，好歹还算挽之在我。”显而易见，他回忆他人，也是反观自己，“为什么要摆这张照片，因为提醒自己，我一生比他运气。”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在李敖身上，就有这种气概，只不过，他的大人格往往被蒙上了一层误解。

和着岁月读李敖

“我本像一颗钻石，是多面发光的人物，可是由于环境的打压，我的光环被单一了，被小化了”，书中他忆过往、论世事、怀恩师、记琐事、谈女友，碎片化的成长史中，他独独不正面书写个人困境，偶尔的涉及也是见于信笺、他人之口，侧笔的写法并非回避最艰难窘境，而是一种特立独行的生命态度，用不屈意志捍卫自己的尊严，哪怕是遭遇生死考验也丝毫不退缩，他最大的本领是自得其乐，总结坐牢的五种好处，以及“文坛十派”，忧患中仍不失幽默。他巧妙借墨子为自己正名：“我坦白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太生不逢时了，所以虽‘圣人行’不止，却‘恶人名’不已。所以我的嘉名，没得到应得到的程度与浓度，这种不相称，不是从我开始的，早从古代的圣人墨子，就遭遇到。”那么，何谓圣人呢？他也如是写道，“自己穷困的时候，一顿顿饭帮助老师，此圣人行也；自己富有的时候，一把把钞票支持难友，此圣人行也；自己坐牢的时候，一篇篇文章抢救奇冤惨死的死魂灵，此圣人行；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

纵观李敖圣人行轨迹，必然是一部血泪史、苦难史，泛着生命的光辉。且不说他口诛笔伐、雪中送炭，仅看他两次坐牢的特殊经历，就能够从中窥见他的大人格。在本书中，我注意到，他先后两次提及三十年前翻译的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一段话，这也是他当年在岛上处境的真实写照。“苦难当前，我们正置身废墟之中，在废墟中，我们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已没有更好的路通向未来了。我们要迂回前进，要爬过层层障碍，不管天翻地覆也好，地覆也好，我们还是要活。”在废墟上盖建筑，正是支撑他走过去的精神密码……当外部世界无法改变，他们没有放弃自我，委曲求全地站成一道光，给自己以光明，也同时温暖了他人。

李敖的精神光谱，既有读书时代“从困学中得来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切磋之道”的独立精神，甘做学问的“单干户”，也源自军中艰苦生涯凝固了他的悍气与斗志。可以说，军中乐园的血与泪，一年半的军官生涯，他偷写出六十六万字日记，包

发式生活

余宜发

害怕自己有高山反应

这一次由台湾朋友带我到“奋起湖”及“阿里山”游览之旅，虽然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心情有点兴奋，但在旅途中，其中一位朋友跟我说：“你要不要先吃晕车丸？”我立刻觉得自己不会真的晕车浪呢？因为这位朋友说，一路上山的路程比较迂回曲折，有些人可能会晕车浪。就因为他这句话，自己开始有点担心，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晕车浪的情况出现过，反而现在开车代步的日子久了，如果乘坐计程车或小巴的时候，真的会有点晕车浪的反应，有些专家说，平常开车多了，视线会集中在前方，因为这样，可能会出现晕车浪的反应。

在路途当中，除了担心自己会晕车浪之外，另一个担忧就是“高山症反应”，因为知道要上这么高的山，总会有点害怕自己的身体不能够负荷。有一刻想查阅有关奋起湖及阿里山的高度是多少及怎样才有高山反应，但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心理上，如果看了这些资料，可能会更加有某程度上的担忧。这次到阿里山，是在两天内到达不同的高度，包括奋起湖，第二天到阿里山，再乘搭小火车到竹山，就是差不多最高山峰。当我们到达乘搭小火车的地方，因为要赶快去买车票的关系，我们也走到票务站，然后发现因高山的氧气比较稀薄，真的十分喘气，令我更加害怕自己会出现高山反应。

回港后，我在网上寻找一些资料有关奋起湖及阿里山的高度，发现奋起湖的高度是海拔一千四百零三公尺，阿里山是海拔二千二百一十六公尺，而且看日出的地方“祝山”，海拔更高达二千四百五十一公尺。跟住我便找香港的山峰高度是怎么样，发现很多人会去看日出的凤凰山，这座山的高度是海拔九百三十四公尺，而大帽山是海拔九百五十七公尺，就是说之前上的阿里山看日出的高度，大概是凤凰山的三倍。一些专家说，高山反应通常会在海拔二千四百三十八公尺以上才会出现。如果当时我找了这些资料来看，一定吓怕了。

不过大家下次要到高山旅游，可以先参考这些资料，因为一般要到高山之前，应有一些准备，包括：保持良好的心态、消除对高山不必要的恐惧、避免精神过度紧张、让身体要有充分的休息等等，但最好吃一点高糖及优质蛋白质食物，有利于克服低氧气的不良反应，当然要看自己的身体能否可以吃下这些食物。所以只是我杞人忧天，一般情况下，在海拔比较高的山上，其实不太容易出现高山反应。

香港演艺学院开放日

演艺光影

小蝶

香港演艺学院每年都举行开放日，我却从未出席过是项活动。我有时在想，我常常到演艺学院看剧，而且又有大量从该学院毕业的朋友，却从未参观过这所学院，未免有点美中不足。于是，今年我趁着三月初的开放日，到学院走了一圈。

那天在学院大堂有粤曲表演。锣鼓一起，整个学院都听到一班“未来老伯”的歌声。我很欣赏“演艺”在近年开设戏曲学院，为这门国粹培育人才，令中国戏曲继续传承下去。在校园内表演的是粤曲，在校外街上的则是“打Band”。当我们站在往学院的天桥上，已经听到乐队在天桥演奏。一中一西，一内一外，相映成趣，好像在提醒我们香港这个同时受中西文化影响的城市的独特性。

平时看剧，我从铺着紫色和绿色地毯的地下大堂乘坐扶手电梯登上二楼后，总是匆匆地走进剧院，赶着观剧。莫说我不知道学院其他地方是何模样，就是二楼的两端我也甚少走到。开放日那天，二楼可热闹了。各个学院都分别架起自己的摊位，并印制了很多宣传刊物向参观人士介绍自己的学院。在大堂玻璃窗的那边则更吸引，因为它展览着学

生们的作品，包括一些曾经在演出时穿过的古典服装和手绘设计图，以及多个布景模型。那些模型都制作精巧，教人不禁驻足观赏。虽然我并没有看过那些制作，但不难凭这些模型联想到制作上演时布景的模样。我不知道是否每个学生都能把自己的作品模型保存下来。若学生或校舍的空间许可的话，是很应该将它们留下，又或起码将有水准的模型留下，因为我相信每个学生或设计师都曾为自己的设计付出不少心血，舞台上的真实布景在戏落幕之后已经没办法保留，试试保存布景的迷你版吧，好吗？

我在“演艺”看了多年剧，却从不知道其道具工作室如何，原来就在二楼大堂旁进入。当我走进道具工作室时，经过一条不太长的走廊。走廊两边的墙壁挂着很多画作，我猜它们可能曾是“演艺”一些制作的布景挂画。走进工作室内，让我大开眼界，我在那儿看到不同的道具成品。有的是非常仿真的家居布置，有的是动物模型，有的是不合比例大的道具，有的是让演员套在头上的卡通头套。形形色色，色彩缤纷，看得我眼花缭乱，很是开心。对我来说，它们并不只是一件件道具，也是一个艺术品，看得出都花了制作人不少心血。我一直没有对道具系有多大

的认识，到了那天，我才从宣传物料中理解到原来有两类学生：一是道具设计，另一则是道具制作。有人喜欢天马行空地想像，也有人喜欢实实在在地将物料拿在手中创作出来。

可惜那天我还有约会，不能多加逗留。没要紧，总会有明年吧？明年多预留时间，在校舍内再认真看看清楚。



演艺学院的布景模型和道具制成品。作者提供